

世纪
名
人
传
忘

著
著
著

王先明 著

中国

1911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RENMINCHUBANSHE



·世纪备忘·

中国·1911

王先明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1911年/王先明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历史焦点时刻)

ISBN 7-201-03367-0

I. 中… II. 王… III. 近代史-研究-中国-1911
IV. K25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504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成其圣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发行科电话:022-27307107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25印张

字数:300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19.80元

前 言

“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埃及卢克索神庙法老像上镌刻的铭言,是人类对于自身发展历史和未来前程的领悟和期望。不难理解,一个成熟的民族的理性思维指向,不会仅仅摆动于眼前的是是非非和利短弊长,而常常是在历史的沉思中体味着时代的走向。往往,人生的体验告诉我们:如果缺乏对人生历史的感悟或体认,而只是对未来憧憬着美好的希望,那仅仅属于童年时代的梦想。

人类并不生活在梦想之中,梦想也构不成人类的历史。

人类解颐醒世的理性和洞微知变的智慧,只能在历史的沉积中获取。无论是历史的激越还是岁月的苍凉,都会在时光的流变中形成我们对于民族前程的一份自信和对于未来世界的一种仰望。

无须否认,在充满转机同时也充满变数的当今社会里,以测算前程和预卜富贵为职分(实质是为钱袋)的“命运文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先期进入了“电脑时代”,既“有体有用”也不分“体用”地践踏着我们的精神家园。但我们还是有着足够的信心向世人宣示:尽管我们不能预卜未来,但历史却能够告诉未来。

只有走向历史,才能走向未来。

然而,历史又是什么?历史不是消逝了的自然岁月的不

尽追忆，也不是斑驳残痕的前代遗存的无限感怀。毋宁说，历史本质上是一种民族的重托——是为了明天的理性选择和减缓历史冲力而从事的一种艰苦求索。

岁月形成了历史，历史却销蚀着岁月。因而，并不是任何一个自然岁月或年代，都具有令一个民族代代追怀和不断反思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当我们平静地漫步于天广地阔的民族记忆的时空里，循着先辈们依稀可辨的辙印有意或无意追寻着什么时，“1911”这个特定的年代却似乎昭示着我们所要追寻的意义（当然不会是全部，却注定是最重要的）。

1911年，这个短促的年代似乎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内涵，留给我们咀嚼品味的东西和思维的空间都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年代。

——在同治时代，无论朝廷还是民众都视铁路为“灾变异物”，曾经力谋阻拒近代铁路在黄土地上的出现。即便为了朝廷“经济”不得已的需求，1882年修筑了一条不长的唐胥铁路，也因为“机车直驶，奔突轰鸣，震撼东陵，列祖列宗不得安宁于九泉之下，”而被朝廷勒令停驶，以祖宗情有独钟的马拉罐车取代了过分期髦的机车。岂知还不到30年的光景，朝廷和民众双方围绕着铁路权利的“国有”“民有”，交电飞驰、纷争不息、路潮奔涌之际，玉成了“民主共和”的时势。

——60年前，张扬着“上帝”旗帜的洪秀全精心谋划了旨在颠覆清王朝的武装起义。数十万肩着铁锄竹担从田间垅头走来的农民，共同撑起的“太平天国”的半壁江山，最终却被“书生将帅”拉起的同样出身于农家田土子弟的湘淮军，掩埋在历史的遗恨之中；60年后，由清王朝手创的“新军”士兵的一声不经意的枪声，却宣告了清王朝267年统治的终结。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岁月已经定格为历史的记忆；现时年轻的秀才、举人甚至进士们，却在兵营里既完成着自身人格和价值的时代转换，也在规划着民族前程的远景蓝图。

……

相关和不相关的许许多多的事变，因果不明地交织于这个特定的年份，以百川归海的宏阔大势展示着一种社会历史氤氲流转的规则。

1911年无疑属于社会历史节律的秋季。正像田野里劳作一年的农人，只有面对秋果的厚薄肥瘦，才会更加认真同时也更加自觉地回头打量那个漫长的辛劳过程。因而，当1911年注定成为历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由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一个不容跨越的历史环节后；只有当我们再次处于历史转折的当口时，才会有足够的耐心比量着历史之果去挖掘已被岁月湮没的历史成因。

虽然历史事变是在突发中展示着自身的不可逆转的力量，但它猝然爆发的能量和运动的历史趋向，却早在商人的锱铢权衡和村民炊烟锄影的日常社会生活中缓慢蓄积着。自然岁月和社会生命的流程本身，早已规定和制约了它迈向未来的力度和走向。

因而，虽然我们思考的基点是1911年，但追寻历史成因和探求真知的目光却注定超越1911，而注目于孕育历史事变的整个时代。

目 录

目

录

{ 1 } 前 言

{ 1 } 第一篇 宣统岁月

不满 3 岁继位的宣统皇帝，被命运抛
在了已经破败不堪的王朝的政治轴板上，
浑然不觉地静等着最后沉没一刻的到来。

{ 3 } 第一章 又是辛亥年

- 京城的夜空上一颗倏然而过的流星
- 来自圣彼得堡咄咄逼人的外交通牒
- 把握“渔翁得利”机遇的美国人
- 不为人上人，就是人下人
- 风云际会的武汉

{ 22 } 第二章 皇帝的不幸

- 西太后最后的“垂帘”
- 醇王府再演母子分离的人间悲剧
- 新皇帝不安其位的恶兆

{ 38 } 第三章 摄政王的无奈

- 既监国亦摄政
- 载沣感到了肩头负荷的沉重
- 经济已陷入绝境，库储一空如洗
- 收拾人心的努力

[59]

第二篇 朝野间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王朝有条不紊地走向末世，而又扶之不起、挽之不回，这才是朝野间智者超越常人的内心的苦笑。

[61]

第四章 枢枢政潮

● 少有一堂和气的军机处 ● 袁世凯送红包遭拒绝 ● 岑春煊欲反贪官却遭暗算 ● 改组军机处

[83]

第五章 逐袁之谋

● 期望总归是期望 ● 张之洞与袁世凯面和心不和 ● 让军机大臣卷铺盖回家 ● 袁世凯登上了返回家乡的火车

[101]

第六章 王子王孙

● 历史的旧怨 ● 清王朝收回两镇新军的权力 ● 袁世风尚浸润下的一代亲贵 ● 官职可以买卖 ● 生于忧患而不知忧患

[120]

第七章 “庆记公司”

● 财富与权力养育的庆王府 ● 王朝越来越瘦，王府越来越肥 ● 王爷要钱，贿者要官 ● 权钱交易中王朝权力已被分割

[136] 第八章 世道人心

- 京官靠馈赠 外官靠贪污 ● 王朝的祸事恐怕不出五十年 ● 都察院无法督察 ● 开天下纳贿之风,始于宫内 ● 世道变了

[155] 第三篇 天与道

风云际会的流变,将一个既崇尚义礼又轻蔑外夷的社会风气,整个儿打了个颠倒。清王朝还能在一成不变的“祖宗之法”下,平静地端坐在深宫禁苑中么?

[157] 第九章 道亦可变?

- 扬弃了“祖宗之法” ● 金钱冲击了传统观念 ● 墨水瓶事件 ● 罪己诏

[175] 第十章 宪政之议

- 中国可以变法吗? ● 孙宝琦力主“君主立宪” ● 是考察还是旅游? ● 民众却对立宪寄予厚望

[197] 第十一章 宪政之行

- 当利益的纷争与个人进退相关时,气氛骤然紧张 ● 朝廷机构的改革充满折衷色彩 ● 王朝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众请愿活动 ● 民主是一种过程 ● 只有言之权而无行之权的资政院

[220] 第十二章 民心所向

- 请愿者急匆匆的脚步 ● 被激怒的民众 ● 执迷不悟的清王朝进入了倒计时 ● 追求君主立宪者彻底绝望了

[241] 第四篇 涇上村

在清王朝快速走向穷途末路之际，遍览天下也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称得上“忠义”于王朝的英雄，却有在偷眼静观中等待最佳时机的获利渔翁。

[243] 第十三章 竖子成名

- 森森杀气的文章 ● 功成名就的台阶 ● 急急奔走于权要阶层之中 ● 恩威并用之下，七千人新军在朝野声誉颇佳 ● 心系官场的人就像赌场上的赌客

[258] 第十四章 开府北洋

- 读着谏书，袁世凯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 都统衙门一日不撤，我就一日不到天津办公 ● 洋人自有洋人的算盘 ● 有了“刀子”和“银子”，就没有办不了的事

[275] 第十五章 涇上钓翁

- 从权力的颠峰跌入人生的谷底 ● 按捺不住心志的“野老” ● 涇上村迎来了立宪派的使者
- 他是一个十分老到的垂钓者

[293] 第五篇 铁路潮

交通,始终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一个主要标志。

不幸的是,当清王朝准备大规模修筑铁路时,由此触发的铁路风潮却意外地变成“亡清之起点”。

[295] 第十六章 路潮初起

- 高傲的天朝在付出白银的同时,毁掉了第一条铁路 ● 商人们懂得了“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
- 揩干泪水的绅商们的企盼 ● 一直忍耐不发的川绅忍无可忍了

[314] 第十七章 官民之争

- 盛宣怀最终点燃了保路风潮的干柴烈火 ● 贼臣羽翼虽多,众人公怒难犯 ● 川官与川民的一致 ● 朝廷失去了历史机遇

[333] 第十八章 成都血案

- 民心不可违 ● 一个不幸的结局悄悄逼近他
- 请愿群众纷纷倒在血泊之中 ● 玩火者必自焚

[361]

第六篇 黄帝魂

20世纪之初的中国社会，弥漫着一股源于久远的历史却又蕴含强烈现实内容的精神：黄帝魂。这个汉民族的自我意象和共同认同的始祖，在民族主义高扬的世纪之初，成为凝聚全民族的自觉的精神力量。

[363]

第十九章 首义武昌

- “大乱”将至 ● 九月的武汉，已处于瞬息万变之机 ● 一个已不是秘密的消息迅速风传 ● 青年士兵创造的杰作 ● 戏剧般的起义，取得了戏剧般的成果

[380]

第二十章 阳夏之战

- “木菩萨”般的黎都督 ● 朝廷调兵遣将扑向武昌 ● 以时间和生命为代价的战争 ● 汉阳失守，愤愧交加的黄兴乘轮离去

6

[403]

第二十一章 天下易帜

● 天下分崩离析 ● 王朝仅存的一点希望成了泡影 ● 十八星旗高悬 ● 临时革命政权处于难产之中 ●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

[421] 第二十二章 暮鼓晨钟

● 袁世凯出山了 ● 虚虚实实的和议会谈 ● 只想看看民主气象 ● 3岁登基,6岁退位 ● 革命是否成功了?

[438] 后 记

第一篇 宣统岁月

不满3岁继位的宣统皇帝被命运抛在了已经破败不堪的王朝的政治舢板上，浑然不觉地静等着最后沉没一刻的到来。

对于宣统皇帝而言，只有岁月的消逝，没有时代的开启。

第一章 又是辛亥年



风云际会的武汉人下人
不为上人，就是人下人
把握渔翁得利，是逼人遇的美国人
把『人上人』，就是逼人遇的美国人
来自圣彼得堡的一颗倏然而过的流星
京城的夜空上一颗倏然而过的流星

— 1 —

1911年，是宣统三年，是中国古老的的天干地支相匹配的辛亥年。这一年的开春并没有令人难耐的料峭春寒，也没有出现被钦天监所特别关注和令皇家十分不安的“示警”天象。只是进入春季不久，在京城夜空上一颗倏然而过的流星，为人们原本躁动不安的心境，平添了一团阴影。这一没有载入官家记录的天象，被目击者详尽地记入了野史轶闻之中：

是年春天某夜，一位名叫赵子敬的士人正在室内与一帮友人谈天论地。“忽闻隆隆霍霍起于空中，似雷非雷，咸疑汽车远过，然声亦不类。侍者大呼曰：‘流星，光何巨也！’”于是，室内诸人疾趋而出，但见夜空“光甚闪烁，照耀万丈，而其声即随之，愈远愈剧，回音作爆

裂响,约五分钟始不见。自西北往东南,其行甚缓,不似寻常流星之一瞥即过也。是夜,见者甚多……”(1)

不久,北方时疫的突发、长江流域水灾的泛滥、东北瘟疫的流行,开始打破了入春以来的平静。自然的灾变应该由皇帝承担责任——这一古老的中国特有的文化观念,将随着辛亥年的时序流迁,重新弥漫在社会大众的情绪里。

在古城长安,一首口口相传的民谣风行在街头巷尾,携带着一个乱世王朝所面临的种种无奈和征兆,以老百姓特有的心理与其说是预言,毋宁说是期待着辛亥年的历史结局: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2)

—2—

然而,刚刚跨入辛亥年的清王朝,最先感受到的重压还不是来自内忧,而是来自圣彼得堡咄咄逼人的外交通牒。

1911年2月,北京的春天还严密地包裹在风雪残冬的气息中。从全国各地送上来的例行公事的奏片中,朝廷还没有发现特别挠心的乱象。王朝及其朝廷大员几乎还处于困顿冬眠状态之中,对于来自北方邻邦的异常动向,了然无察。

2月16日,俄国驻北京的公使廓索维慈向清朝外务部递交了一份“措辞像一个最后通牒的声明”(3)。声明以无可置疑的口气谴责清政府“没有履行对俄国的条约权利”。按照声明所指的1881年的商约规定,这些权利包括俄国人在中国和长城以北的蒙古有自由贸易的权利,俄国人司法和行政的治外法权以及在新疆和蒙古某些城市设立新领事馆的权利(4)。傲慢的公使以强硬的态度表达了俄国政府对中国的牢骚,并要求清政府必须完全遵从条约。